

澳華新文苑

第1166期

沉痛悼念澳華文壇前輩西彤先生 女兒悼詞：爸爸安息

Winnie Wu



西彤先生遺照

尊敬的各位長輩、各位親朋好友：
2024年7月6日0時10分，我們最敬愛的父親走完了他不平凡且閃光的一生，享年95歲。

首先請允許我代表媽媽、妹妹及全體家人，衷心感謝大家來送爸爸最後一程，衷心感謝來自海內外親朋好友的弔唁和慰問，感謝多年來各方的關愛，更要感謝爸爸臨終前兩年Lucy Cheng Aged Care Centre的全方位照顧，特別是紫翼的看護團隊。我想，爸爸的在天之靈，見到親人摯友們來為他送行，也一定是倍感欣慰。

爸爸（吳西彤筆名西彤）是個歌者、浪漫的詩人、文學編輯、著名的作家。生長於山水甲天下的桂林，曾在上海修讀聲樂研究學業。長時間在廣州從事文學及編輯工作。九十年代初隨媽媽移居香港，退休後又移居澳洲悉尼和我們團聚，頤養天年。

他是中國作家協會、中國音樂家協會、香港作家聯會、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等協會的成員，香港中華文化總會顧問。歷任《作品》文學月刊和《華夏詩報》主編、廣東省歌詞研究會會長、國際華文詩人筆會副秘書長、《詩世界》編委及主編之一、英國皇家藝術研究院榮譽院士。所著的詩作、歌詞、劇本曾獲國內外多個獎項。

著作有詩集《心靈的彩翼》《春的魅力》《痴情的追求》《愛泉》《西彤詩選》《昨夜風雨》《西彤短詩選》。大型話劇《千流歸大海》，歌劇《英雄少年》，兒歌集《三隻蝴蝶》；譜寫的歌詞《曲蔓地》《森吉德瑪》《奉獻》《青年圓舞曲》和《南京路上好八連》等，在各個年代讓聽者耳熟能詳，傳

唱至今。

「西彤」這個熟為人知的筆名，代表了爸爸畢生的事業、價值、榮譽和驕傲，我們以「西彤的女兒」此稱呼為傲。

爸爸是個謙厚開朗的人。爸爸對我們的愛無窮無盡，爸爸的正直無私、愛人如己、樂於助人，這些都是最值得我们去繼承的優秀品質。

爸爸更是個熱愛生活的人。近十年來雖然深受阿爾茲海默症困擾，但他仍然堅韌、頑強地生活著，努力地過好每一天，直到最後。爸爸離開時平靜而安祥，爸爸生命時鐘的停擺，固然令我們悲傷，但是我們確信他亦同時從苦難中得以解脫。

我堅信，爸爸的願望一定是家人、朋友們平安幸福。今天在此特別悼念之餘，希望大家除了記著西彤爸爸的好，更要記著他希望我們每一個人都快樂幸福。

我也堅信，爸爸一定會在天堂繼續快樂地吟詩唱歌，因為他永遠活在他所愛並且愛著他的人們的心中。

最後，我代表全家，向出席告別儀式的各位來賓以及所有親朋好友，再次表示衷心的感恩感謝！謝謝大家！（鞠躬）



西彤生前留下的全家福

一片痴心付與詩——紀念西彤老師

崖青

2024年，這個悉尼最冷的冬天，我們又痛失一位良師益友、文學前輩。因為疫情等原因，我已五年沒見西彤老師了，常常想起他親切的面容和聲音，此刻更是十分清晰地浮現。

我認識西彤老師之前就知道了他的名字，知道他名字之前就唱著他寫的歌：《南京路上好八連》《奮發圖強》《青年圓舞曲》《曲蔓地》等等，都還是小學生的時候。

成年後我在外面學習文藝創作，作曲家柴秉堯先生來授課，就拿《南京路上好八連》為樣板談音樂創作。課講得生動，柴先生在課堂引吭高歌的模樣深深印入我腦海，這歌的曲調和詞作者也都記住了。後來發現被評為全國好歌曲的《奮發圖強》也是同一個詞作者——西彤。

其實西彤老師並不是只寫革命歌曲，《青年圓舞曲》是最喜歡西彤老師寫的一首歌，所以在悉尼見到了西彤老師本尊時，激動而崇敬的心情可想而知。

我和西彤老師都住在悉尼南區，常在街上不期而遇，也時有南區文友的小型聚會，我們還多次開車帶他和冰夫一起去悉尼各地參加文學活動。相比冰夫的熱情洋溢，西彤顯得和風細雨，話不多，語速緩慢。他跟我認「半個老嫗」——說自己從桂林的青山綠水中走來，卻在人文薈萃、洋溢著文藝氣息的海上成長——他在上海聲樂研究所完成大學學業，年輕時在上海跟一些電影演員都是好朋友。從澳洲去上海，上海人民廣播電台還特地為他做節目。半個老嫗啊，一下子就親近了，我們有很多可聊的。

文友小聚會氣氛活躍時，我們極力要求他給我們唱一曲，他原本是歌唱演員啊。他經不住我們起哄，站起身，精神一振，旁若無人地一展歌喉，跟他平時講話完全是另一種狀態，音質純淨清亮，胸腔共鳴豐滿結實。他右手高展，既像抒發胸臆，又像引導氣韻的走向，一種訓練有素的學院派演唱，情意真切，韻味真醇。

我女兒遠渡重洋去美國工作，我也常來往於兩地。在美國我遇到了一位音樂家黃振奮先生。感動於他對音樂的摯愛和才華，我決定做他和西彤老師的牽線人，後來就有了《萬里音緣高山流水》的故事。

因西彤老師不用電郵，我寫完後打印出來請他過目。他仔細改動了幾處，還給了我一封信寫信。

2012年末新舊交替之際，黃振奮先生夫婦旅遊來澳洲，希望無論如何要見面他們仰慕已久並熱心支持他的西彤老師，當面請教及致謝。他們在悉尼的那個晚上，請了旅遊團的假，在RYDE的酒店等我們帶西彤老師去。西彤與黃先生一見如故，談話十分投機。那晚，西彤老師首次講起他與歌詞的淵源，早年他的一首小詩《我心愛的木棉樹》被好幾位音樂人譜上曲後，一發而不可收，應邀與許多作曲家合作，為演藝團體、電影、電視、電台作了數量可觀的歌詞。他寫的歌有些成為高校教材，有些被反覆詠唱，有些得了大獎，有些流傳到國外。可此時久負盛名的他禮賢下士，那麼謙虛和謙地跟一位藝術家就遠不如他的作曲家促膝談心。夜很深了，旅行團的領隊催黃先生夫婦休息，我們才依依不捨地惜別。

西彤老師是詩人音樂人，他的作品如春花之絢麗，為人如海棠之恬然，離去如秋葉之靜美。

詩人音樂人西彤老師已經離開我們，但他不朽的經典還在風裡，在雲上，在電波中，也將隨著奔騰不息的歲月，在人們心海永遠蕩漾，久久傳唱。



西彤先生和文友在崖青家中一次聚會。

悼念詩人吳西彤先生

方浪舟

從音樂中你聽見世界
從詩文中你品讀世界
身為編輯者
你對原作者
如同白樂不斷認出千里馬

戰火中你看到世界的破碎
和平時你贊美好戰士的具精神
你賦寫的詞曲詩文傳遍了
大江南北

翻開一本本沉重的歷史

你像考古學家一般認真
試圖辨別其中真偽
發現事實不斷被改寫

面對洪水滔滔的宣傳狂勢
你感到口中言語的艱難
年紀越大話說得越結巴

多年來你沉默無語
你更願意停駐在透明的世界：
那美麗而又神秘的琉璃世界！

西彤仙逝噩耗傳來，我萬分悲痛，深切懷念。於是，一樁樁的往事在我的腦海裡浮現。

2015年3月15日晚，香港作家聯會一家酒樓裡開慶祝會，我特地去找西彤，而他也在那兒。一見面他即告知明天他飛悉尼問我幾時，我即告與之同機。我們十六日晚上上機，次日上午到達。他的女兒接他回家，我由兒子安排再上飛機飛往堪培拉在我的女兒家住下。

半年後，我搬家回悉尼，在2016年農曆正月初一早上，西彤打電話給我，告知澳洲悉尼的文化界人士在Hurstville的酒樓裡聚會，也算是新春慶祝團拜吧。我到會後，西彤即帶我，與每一桌的文友見面，於是，我才認識了何與懷、冰夫、崖青、進生、雪陽等位作家。崖青女士一見面就說，她很久前就知道我要來，是香港夏智定好久前就告訴她的，胡少璋要移民到澳洲來了。

從此，我才與澳洲的文藝界搭上關係，並在何與懷博士主編的《澳洲新報》文藝副刊《澳華新文苑》上發表了作品。

西彤的年紀比我大十幾歲，我唱過他作詞的歌《南京路上好八連》。在一次香港作聯的會議上，友人介紹了我與這位部隊作家認識。我們一見面就好像有很多話要說

了。

他與冰夫同樣是從部隊轉業的作家，我在《新文苑》上經常讀到冰夫的詩而他發表的很少。於是，在開會見面時，我就問他，為什麼你不多寫一點詩發表出來讓讀者閱讀，讓讀者從中多學點東西。他告訴我，要多留些版面讓給年輕人，讓他們早點成熟，早點成才。

他這種不依靠自己的名氣去佔有版面，壓制別人的品德，是令人崇敬的。另外創作態度嚴謹，一首詩要煉煉再提煉，推敲再推敲之後才拿出發表，這給文人墨客樹立了一個光輝的標杆。

西彤是1930年出生於廣西恭城，畢業於上海聲樂研究所，1947年發表作品，1949年隨軍南下，歷任部隊專業創作者。他不僅只寫過歌詞，出版詩集就有七本如《心靈的彩翼》《愛泉》等，還寫過劇本、兒歌、報告文學等十多種。

西彤啊，你放心吧，一路走好。你的形像，你的創作態度，你的崇高品德，將永遠活在友人以及後代人的心中。



西彤先生（坐右三）等悉尼“酒井園”詩社同仁歡迎美國詩人陳明華（坐右四）訪澳（2002年3月12日）。

萬分悲痛 深切懷念

胡少璋

西彤遺詩選（三首）

悉尼達令港畔贈詩友

昨夜夢迴
你悠然春睡西湖
與東坡翁把酒談詩

人生幾許永恆？

且把盞
邀海共飲
抒我豪情
勝舊時

今夕何夕

行吟於大洋彼岸
難得品茗話舊促膝共敘

讀史



西彤先生其中一部出版物詩集《昨夜風雨》封面

西彤先生千古

憶昔眾擎杯，高樓上，說藝談文，北調南腔留韻事！
於今君辭世，雲巾中，傷時感舊，冷風寒露載詩朋。

岑子遠敬輓



2017年3月，西彤先生（前右二）和酒井園同仁聚會。

你的南方

——願以此詩獻於詩人的靈前

雪陽

長風煮海的南方，流火追冰的南方，星浪飛舟的南方
人在天涯的南方，真陽如雲的南方，形雲隱空的南方
一意孤行的南方，鄉音透明的南方，有詩為證的南方
大夢初醒的南方，放懷歡笑的南方啊，你的南方

南方在兩行詩之間，無限延伸著你浴火重生的想像
一行是此恨綿綿的天水，一行是海枯石爛的地火
天意難測的火種像一個一個日子無法在水底生根何
為什麼那麼多虛見的白晝無容忍星海缺席的荒唐
又讓俗家之徒因起一行而聯連燈火通明的暗傷
你借著以蒼為馬的翅膀歸來，在詩的南方沉默為王
又乘著青龍歸去，為你的南方召喚詩的鳳凰……

生命的感悟、傷痛與燃燒

——序方浪舟詩集《天下有不肯罷手的垂釣》

西彤（遺作）

在澳洲詩壇上，在我的印象中，方浪舟是一位默默耕耘，勤奮、謙遜而又執著的詩人。他自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由中國福建來到澳大利亞。即使是在為了解決生計十分艱難的情況下，對繆斯依然是一往情深，從未放下他手中那管形影相隨的詩筆。1993年他的中英對照詩集《鷹的誕生》，由悉尼雙語詩社出版，給方與未艾的澳洲華文詩壇帶來了一份驚喜，並受到了主流社會英語詩壇作家詩人朋友的矚目。《天下有不肯罷手的垂釣》這部新的結集，則是近年來繁忙緊張工作之餘，辛勤筆耕的又一次可喜收穫。

方浪舟的詩自然、樸實而又不乏現代感，蘊含著一種生命的躍動與張力。在他的筆下，落葉、山道、石頭、路燈以/午夜、火光等，都是生命的載體。他寫落葉「秋葉紛紛/敲擊著大地/發出輕輕的譁嘆/人間的觀念亦如落葉/飄浮在心田/且同秋葉一起/飄向生命的大海」（「秋聲」）；「一片片黃葉飄落/一片片紅葉凋零/地上撲撲跳動的/都是滴血的心」（「落葉悲歌」）。那「盤旋如繩」繫繫著他祖祖輩輩的山道，「吊住處 我的村莊/拉在手裡的，是我的童年/拉在手裡的，是我的村姑娘/拉在手裡的，是我的家/……/我不敢鬆開雙手/因為這裡的一切都很重」（「祖傳山道」）。而群山環抱的故鄉在他的心目中，則是「盛滿一盆如水的月光/我是魚兒/游出白色的石屋/悄悄與明月交談/……/任我如何尋覓/依然游不出盆底」（「故鄉明月夜」）。

為了游出那個狹小、封閉得令人窒息的「盆地」，為了尋覓生命內涵的真正價值，方浪舟毅然駕馭著他的生命之舟，「飄向人生的大海」。這個在血泊中分娩出來的赤子，「從江河漂流出來/交給浩瀚的大海/面對浪濤一陣陣拍擊/迎接風雨一番番洗禮」（「漂泊之歌」）。他和他所鐘情的繆斯一道，邁向了一個新的人生境界。正如他在自我詮釋中所剖白的：「作為新移民，接受了新舊不同環境的文化衝擊，在多重反

藍土地
這是我藍土地
是我人生漂泊的航程中
一次偶然而又滿載驚喜的發現
有如哥倫布發現那片新大陸
成為我生命新一輪墾殖的地方
與我終生結緣的繆斯
共同構築的又一個心靈家園

我從遙遠的黃土地跋涉而來
那一方曾經孕育我滋養我
蓬勃而又滄桑
富饒而又貧困的水土
和我與生俱來的黃皮膚一樣
是我生命的根源

而這片慷慨爽朗的藍土地
滋潤我以藍寶石般的
陽光 空氣 活力
喚醒了沉積心海的藍色記憶
連同那浩淼空靈
藍的構思 藍的意念
藍蒼茫宇宙兩大自然色素
為我人生未竟旅程
運筆點染 描一道
妙曼清新繽紛亮麗的
風景線

哦，我的藍土地
我藍色的詩篇

1
拾起史書重溫
在我用以體味
面壁之樂的
小天地中

舊地地覺
那曾經為我珍藏
滿以為最完備的一部
竟然是如此地
殘缺不全

2
前天的歷史
昨天剛剛改寫
而昨天的歷史
又被今天重修
那麼 今天的
歷史 呢
……

3
就這樣讀下去吧
因為 所有的
歷史 都是由
勝利者
撰寫 故此
它——永遠不會有
定稿



西彤先生（後右三）和文友們到喬尚明女兒家作客（2004年12月26日）。

我倆的緣不會終止

——獻上西彤先生靈前

廣海

似一道閃電分割生死
沉痛掀開半世紀回憶

之後沒有相約
我倆續緣悉尼
藍天白雲大海間
一同寫詩

一九七二年夏季
兩條漢子初識
在一個樓梯拐角的小房間裡
你穿背心短褲
我一身工衣
從此相知相扶持
在緣道上騎馳

如今你先我而去
將移居坡頂秀麗的玫瑰園
總有一天
我亦長眠那裡
你知道
我們是永久鄰居
我倆的緣不會終止



西彤先生追悼會告別儀式於2024年7月12日上午11時在悉尼好市團（Hurstville）的Guardian Funerals舉行。廣海、瑤子、雪陽和何與懷在追悼會上。



西彤先生在（坐左三）《許耀林詩選》新書發布會上（2009年9月5日）。

思中，湧出新的靈感，詩作飽含著笑與淚」。他在新作「夢」中，這樣抒發自己的心境：「我想你是一朵白蓮/從仙女的花籃上/飄落到高高的山頂/靜靜地顧盼采花郎/ /我想你是遠山的孤燈/穿透迷茫的夜空/照亮我心底的漣漪/像寒星斜落秋湖/神秘而又驚喜/我將留連地陪伴你/告訴我，你是誰/ /攀登了懸崖峭壁/爬過了莽莽荊棘/背負起風雨雷霆/當世界都入睡的時候/空山尤有我的足音」。這首看似傾訴對愛情的憧憬和渴求的小詩，仔細咀嚼之後，便會發現，其實是抒發詩人對生命內涵的不懈的追尋與求索。歷經多重反思的感悟，心境豁然趨向明晰：「原來心同失眠之鳥一樣/不再集定哪一個枝頭」（「失眠之鳥」）；「你在漂泊的生涯上/再/再也不屬於哪一棵枯樹」（「風中，我的詩稿」）。這條衝出「盆底」，浮游到另一個海闊憑魚躍的浩淼天地的「生命之魚」，終於發出了生命的呼喚，迎來了希望的霞光。盡管身處「形同萬花筒」的大千世界，「形形色色都變了/唯遺隱者獨釣心靈的河邊/為了生命之魚/躍出水面，並且鮮活不死」（「大都市」）。

詩人愛默生在「論詩人」中談到「每個新時期的經驗要求有新的表達，世界似乎總在等待著自己的詩人」。而由台灣移民加拿大的詩人洛夫，更以他的親身體驗，結合自我的心路歷程，提出了精辟的見解，他認為：「作為一個詩人或者作家而言，初期的流放生涯對他的創作絕對有益。新的人生體驗，新的生活刺激，新的苦悶和挑戰，都可使他的作品更豐富，表現出多層次的生命內涵」（「天涯詩觀」）。方浪舟的漂泊生涯及其心路歷程，也充分印證了這一體驗。他筆下那「飽含笑與淚」的詩篇，就是在這一系列的人生體驗與生命感悟中「湧出來」的。他所飽含的淚，是「對故土的疼痛與厚愛」的淚，「為什麼我的眼裡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艾青：「我愛這土地」）；是時代的創傷在心底留下的傷痛之淚，是「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之淚。（未完）